

記載 覽書

十二

七月

日胡汝霖。日楊懋源。有江蘇請願代表。日雷奮。日孟昭常。有安徽請願代表。日許承堯。日方
 臯。日潘世杰。日竇炎。有湖南第二次請願代表。日陸鴻第。日仇毅。日廖名縉。日易宗夔。其各
 省領銜紳耆。河南為蔣良。江蘇為繆荃蓀。安徽為蒯光典。湖南第二次領銜為黃忠浩。其未
 抵都而方在規畫者何限。此皆請願之士民。持積極之義。以期國與民俱泰者。政府則持之。
 有集眾會議之事。而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一二十年之說紛然矣。又聞有詢各督撫意見。
 以六箇月為答覆之期者。惟督撫亦間有奏請速開國會之舉。天視民視。天聽民聽。輿論所
 積。綸綍從之。遂奉二十四日之論。見法類天下臣民。雖以仍無確定年限為歎。然猶存希望
 於憲法議院法編輯具奏以後。其中集議各員。敢於主張五六年以後者。大不理於清議。尤
 以閩人高种獨主二十年為國民之大辱。最奇者則為考察憲政大臣吏部侍郎于式枚。一
 再阻撓。痛詆各國立憲。並有憲法當求之中國等語。國民醜之爭欲訟。言其辜恩溺職。安危
 利災。狀二十七日。法部主事陳景仁。以電劾式枚。奉旨革職。輿論益譁。然自茲以往。入都
 之代表。上奏之請願書。泚筆待記者。必日多。而于式枚高种之流。以名氏挽我楮墨者。必日
 少。此則所謂國民之程度焉矣。

滇事篇

滇邊民皆散漫野居。思茅蒙自各關外。山水險惡。觸瘴卽生凶變。治滇者僅於沿邊各隘。設市埠而守之以兵。其餘一委之各土司。平時伏莽蠢蠢。恃險出沒。官兵惟守各關及市埠要地。餘棄置不顧。此慣例然也。革命亂黨習知之。故在紅河對岸越屬老開地方。招集醜類。陸續入滇地。勾結散在各邊外之土匪。次誘合沿鐵路散處之工人。最後由土匪導之。與邊關內地之會匪相結合。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自桂邊鎮南關受創後。黨目黃和順關仁甫梁金秀等西竄滇。潛運餉械圖一逞。事未集。官吏亦微有所聞。狃於故見忽之於地方。未有絲毫整備。意徒以滇越接壤。法人又有鐵道事業在滇。駸駸有干涉緝捕之勢。該黨迫而走險。不暇卵育。嘯聚爲漸。蝕計於三月二十九之夕。由越之保勝境暗渡河口。攻襲營壘。立佔河口城。殺斃警察委員蔡正鈞及其巡目。城內管帶官岑得貴退守山半礮臺。礮臺本副督辦自守。四月朔。下午六時。陷副督辦營。河口副督辦兼南防營務處王守鎮邦陣亡。其次子王由森死之。岑得貴擁護王守。手斬匪目黃華廷。力竭被執。十營管帶黃體良率餘兵弁從逆。初四日。匪分二股內竄。一泝紅河攻蠻耗。初六日。官軍管帶柯樹勳迎戰不利。匪進逼新街。樹勳及曾管帶國楨馬管帶廷芳登山自守。匪撲蠻耗。霸洒管帶李美率全營兵弁下河口獻槍從逆。初八日。蒙自派援之新軍管帶周國祥來會。鏖戰獲勝。官軍乃有起色。是爲西路。一

記載 滇事篇

十四

七月

由車路攻古林箐趨開化。於初八日破南溪。官軍管帶胡華甫率全營降。是爲東路。初六日。匪又分股由河口趨蒙自。初九日。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率三營來戰。匪勢未遽促。是爲中路。先是藩司劉春霖方奉 命陛見。未抵京。會督臣錫良電奏河口警耗。 廷旨以革命徒黨響應。集合至五千人。志在大舉。非尋常匪徒踞擾一隅可比。蒙自爲滇省門戶。滇殆大局殆。速簡軍隊救援。劉春霖著以三品京堂候補。准其專摺奏事。雲軍統歸節制調遣。無論行抵何處。迅卽折回滇省。以期早日奏功云云。劉春霖旋已抵都。滇路遠。自都往滇需多日。初八日。又 電諭滇督云。滇省關係大局。孫氏攻陷河口。毋任久踞。劉春霖現已到京。往滇當須時日。著白金柱暫代。速赴前敵。隨帶銀五萬兩。以備賞犒。錫良責無旁貸。速出督師。一面逕飭龍濟光帶軍前往協剿。並著端方陳夔龍接濟軍械。度支部籌濟餉款。凡在臣工。自應不分畛域。以副朝廷顧念邊陲之至意。將此通諭知之。錫良旋電告出省視師。暫駐通海縣。並派白鎮金柱暫兼提督。督辦全滇軍務。前後添令統帶共十餘營。分兩路進軍。一由蒙自大路。一由開化西南出墨灣之後。至近河口二十餘里之黃柯等處地方。期與大軍會合夾擊。時匪股已別抄小路逕趨開化。開軍不遇匪。已抵河口近地。匪懼絕歸路折回。開軍迎頭擊之。匪大潰。開化解嚴。其上竄蒙自之匪。因官軍厚集。逡巡退竄。初擬勾結緬甸人。假道西竄。

恩茅騰越各關。緬不爲匪用。匪又畏瘴。乃并力竄開化一路。至是潰散。而西路亦經以調到之西軍三營川軍二營。從霸洒西南距河口三十里之上村進逼河口。漸成三路合圍之勢。而西路新軍旋復新街龍膊等處。二十三日。進攻田房。匪首黃八。卽黃和順。糾悍黨數百。合霸洒踞匪來抗。我軍四路登山痛擊。斃匪甚衆。奪復田房。田房距霸洒三十五里。霸洒又距河口四五十里。西路統將直隸州知州趙金鑑。自田房捷後。進規田霸間最險要之小龍膊。二十五日。率隊進攻。探悉匪首黃和順於田房之戰。受傷而逸。師行不遇匪。越小龍膊。二十六日。薄霸洒。匪不戰而潰。追剿至晚。紮曼莪。距河口僅三十里矣。中路之軍。統領爲普洱府知府王正雅。十二日。復三岔河險要。進攻老范寨。東路白鎮軍自古林籌來會。正雅聞西路已得手。疾攻老范寨。克之。匪退竄泥巴黑地方。據險死拒。中東兩路會剿。十七日會戰。槍斃匪首黃東成。二十四日復克之。仍會攻車河地。地距南溪十五六里。是夜卽分軍逕攻之。二十五日未明合戰。匪再却再前。卒乃大潰。平礪壘八座。槍斃僞統領熊達卿一名。餘淹斃槍斃匪數百名。大小南溪俱復。二十六日。電諭。以西路霸洒之捷。先賞趙金鑑勇號。二十七日。西路軍復河口。匪餘黨遁入法領地。降於法之守備軍。納其武器而監送於老開。蓋匪事畢而交涉之事起矣。

記載 漢事篇

十六

七月

敗匪竄越之際。官軍追捕臨邊。五月初三日。法鐵路衛隊士官一員。弁勇若干名。忽遭槍斃。據上海太晤士報轉載西六月二十七號越南東京法報。謂革命黨戕斃法軍。並舉情事曲折。歷歷如繪。而西貢電則云該士官為中國官軍所斃。於是大肆要挾。五月二十二日天津泰晤士報。載法國駐京公使十六日照會外部。要求五款。一。處罰犯罪之人。指殺害法國大尉及兵之人二。雲貴總督雲南提督。均須撤換。三。賠償損害銀十萬元。四。此次雲南擾亂。法國鐵道不能通行。當由中國政府賠償損失。五。准法國正太鐵道。接續陝西西安鐵道之權。西報既載之。又力斥之。謂一與五兩條尤無理。并聞五款之外。並索雲南開採礦山權利七處。七處者。光緒二十八年。英法所合成之興隆公司。曾與我政府訂立合約。開採雲南府澂江府臨安府開化府楚雄府元江州永北廳七處礦山。該條約之第二款。載明該公司三年間不能開工。即將合約作廢。全部礦山事權。交還中國。後該公司既逾期。不能開工。自應廢約。前年已經該省紳商稟請自辦。以保利權。今法政府除去英國關係。獨向中國要求。故法之所索。或稱五款。或稱六款。要其非理。召輿論之譁。非徒我士民為然。東西各報皆竊議之。不可以僂指計也。吾士民謂法以鐵路助亂黨。而法報則竭力言其助我平亂。法人執言斃法軍官者為我兵。而在法報已不一其說。吾士民亦正得反唇稽之。凡此皆非確查。不為功。先是督

臣已派提法使世增。臨安開廣道高而謙。詳細查覆。世高皆精法語言文字。老於交涉。聞查得此次擊斃法官兵。係敗竄匪黨所爲。當河口收復後。王趨賀各軍在紅河沿岸搜捕餘匪。偵知有匪一股。匿附近蠻溪之那發地方。各軍卽分途圍剿。當在那發下臨地方遇匪。匪潰。渡紅河上游之金水河而逸。各軍乘勢窮追。近日越屬沿紅河一帶。由越督派出師團旅團。在各交通地方分駐。嚴行查察。辦理對汛。此次各軍越界捕匪。並未先行照會法官。有背邊界定例。而匪黨被追至越界。爲猛梭偵查之法。營官兵阻止。勒繳槍械。將處置之。時匪黨前後交逼。恃其衆尙數十人。抗不繳械。竭力內竄。法官兵阻止益力。匪卽發槍。法官兵寡不敵衆。被擊斃數人。匪黨卽向附近十洲各地遁去。我軍早退回金水河滇邊之內。世高當將查明各情詳報。一面商同查訊懲辦抵償之法。而法使不以爲然。遂向政府交涉。至所索并罪及督臣士夫大憤。而字林報謂從外務部得有消息。祇允斟酌其所求款中之二款。一給撫恤銀與法人被殺者之親屬。二中國官吏之失職致此暴舉者。宜懲治之。惟兩國先宜派幹員。共查此事。至其餘各款。均已拒絕。五月二十七日之大阪每日新聞。所載略同。惟稱第五款。部意以匪亂前已經提議。當別爲問題。而我政府亦以五款要求於法。一交付罪人之相互條約。二改修滇越鐵道條約。三居留雲南法商。當使嚴守中法條約事件。四法國當訓令

安南地方官嚴禁以軍器借給匪徒。五撤退雲南境界之法兵。文匯報所載同。交涉條件。大略如此。又聞政府擬派梁侍郎敦彥赴越覆查。而法人亦納他國忠告。頗已就範。此則未知確否。

各報載我政府向法人要求五款。其中以第二款改修滇越鐵道條約。尤爲久遠之計。查法在安南原有雲南及印度支那鐵路公司。又有雲南鐵路建築公司。蓋鐵路公司業轉運。而建築公司則業建築。該建築公司費財一億佛郎。造成路線九十二啟羅密達。由老開達蒙自。其間山路險峻。工事甚難。今已工程逾半。四月二十二日。該建築公司突然解散。二十八日。河內海防各報。均責安南總督府。於此種重要事件。何以不早宣布。或謂因雲南亂事而老開以北之車停駛。工人四散。歸其鄉里。蓋多兩粵產也。工場因危險而閉鎖。工師等亦各避難於蒙自老開。建築公司受損甚鉅。不得不自放棄。法領事方確查其損害。將向中國要求重大之賠款。此法人要求第四款之由來。而亦正爲吾政府要求第二款之機會。夫滇人之痛心疾首於此路久矣。滇人士議之。滇京官內閣侍讀吳爛等發之。爛所請代奏滇越鐵路關係重鉅。請改約收回自辦。以固危疆而維大局一呈。略謂雲南雖邊瘠。實西南門戶。自緬淪於英。越陷於法。藩籬盡撤。防衛已難。自戊戌立約。又許法人修築滇越鐵路。外患之來。

深入腹地。於是西南門戶洞開。雖外部與法人訂立滇越鐵路章程。有此項鐵路。專爲經理商務之明條。而近日法人舉動。則無一不爲軍事上之經營。且英人每藉口利益均沾。要求滇緬鐵路。幸外部與滇省大吏極力主持自辦。未遂所欲。若不設法將滇越一路收回自辦。則英人仍有所挾。斷非一勞永逸之計也。查滇越路辦法。中國但任購買滇境以內地段。保護路工。一切修築管理。概不與聞。損失主權。莫此爲甚。職等再四籌商。惟有與之改訂條約。所有由滇省邊境以至省城鐵路。歸中國收回自辦。與滇緬鐵路畫界各條辦法相同。庶足以杜法人之狡謀。亦可免英人之藉口。至法人當日勘路之費。及修理已至滇境內者。約不過百餘里。按每里需資本若干。計里而賠償之。需款當亦不至過鉅。卽由滇籌還。亦易爲力。相應請旨飭下外務部郵傳部。速與法人磋商改約。收回自辦。其現在賠償之款。及將來修築之費。滇人當傾竭貲產。共效毀家紓難之誠。以盡爲國效忠之義。云云。嗣是滇省紳民亦開大會。協議力爭贖回自辦。並議籌集資本之法。旋電致京官。謂此路關係全國安危。宜京外協力以保全局。此目前情事也。

銅官山礦務篇

光緒二十八年四月。安徽巡撫聶緝槩任內。由商務局與英商凱約翰以倫華公司之名。訂